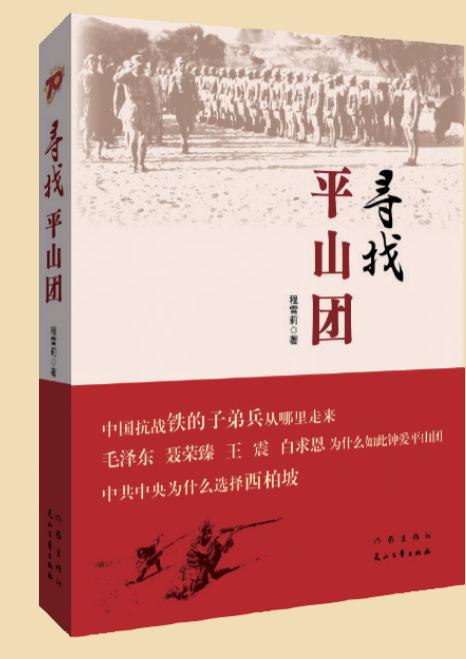


程雪莉长篇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河北省青年作家程雪莉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出版后受到文学界和党史界的广泛关注,倍受专家好评。该书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作家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联手重点推出。作者历时5年,行程两万里,以饱满的热情、细腻的笔触追踪记述了平山团这一英雄群体的伟大抗战历程,真实描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平山儿女前仆后继,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全书共计55万字,首次回答了诸多历史性追问:中国抗战铁的子弟兵从哪里走来?毛泽东、聂荣臻、王震、白求恩为什么如此钟爱平山团?中共中央为什么选择西柏坡……现刊发部分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河北女作家程雪莉花费几年的时间,对抗战时期的平山独立团的历史事迹和官兵后代,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深入的采访,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寻找平山团》这部纪实作品。诚如作者程雪莉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想沿着‘平山团’的战斗历程去寻找……我不想简单地在文史资料行间里徘徊,而要用心去触摸它的真实质地,并努力阐释它所包含的伟大民族精神,要让悲壮慷慨的情感流淌为大江大河,为八路军的故事唱一支深情的歌。”可以肯定地说,作者的这一写作目标,是切切实实地达到了。

《寻找平山团》既以平山团为主角,又以平山县为背景,由这样一个历史的活动窗口,演示了抗战期间气吞山河的历史壮歌,折射了民族危亡头以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恢弘图景,歌吟了以平山团和平山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精神。

《寻找平山团》的主要线索,是由寻访与平山团有关的史迹和后人,回到抗战前后的历史现场,再现那个由平山人托起的平山团的丰功伟绩与不朽传奇。抗战初期,贺龙率领120师赴晋察冀前线后,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扩充兵力。有着深厚革

命传统的平山人,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军。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平山县最西头的河西头,到郭苏河、文都河,从南沟到北贾壁,从东黄泥到西柏坡,从山地到丘陵到平原,党员父亲带着儿子,老师带着学生,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陆续有1700多名平山子弟参加到平山团的队伍里来。”这个由清一色的平山人组建的“平山独立团”,后又改编为359旅718团,跟随王震旅长东拼西杀,南征北战,为抗战时期的359旅,解放战争期间的一野二军的军旅传奇,谱写了别具异彩的光辉篇章。

作品在描写平山团的战绩时,由三井镇的围歼战响堂铺的反击战等,具体而微地描写了平山团在敢打硬仗,勇打胜仗,以及在战斗中成长、战火中淬炼的英勇战史。作品特别写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对于平山团的通令嘉奖,并授予平山团

## 青年人如何寻找革命传统

□ 李云雷

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是一部丰富厚重的大书,此书以八路军359旅平山团为核心,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一页,让我们看到在抗日战火的烽烟中,河北平山的人民子弟兵如何奋起反抗,走入革命的队伍,创造了一个个精彩的传奇。

书中所写到的重要事件,如聚师洪子店、美穗子的故事、南泥湾开荒、南征北返、保卫延安,充满了传奇性与戏剧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丰富、曲折与艰险,以及平山团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在阅读《寻找平山团》时,我数次为书中的人物感动落泪,同时也在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程雪莉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大书,她是如何找到革命传统的?在我看来,作者在寻找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现在到未来的思想转变过程。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山团是八路军359旅的一部分,关于八路军抗战,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对平山团并不了解,作者也是先从关注慷慨悲歌的地方气质关注平山人、平山团,再从平山团写到359旅,写到八路军与全国抗战,这一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转变,既生动具体,又紧紧抓住平山团这一线索,写出了中国抗战整体的缩影。在这里,作者是从“地方传统”这一独特的视角,逐渐寻找到革命传统,所以在书中,革命传统并不是空洞的,而是鲜活生动的,是与具体的人物、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与那块土地血肉般融合在一起。

与书中正文相得益彰,在很多章节的后面,作者都附有“采访手记”,详细描述了作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所思所想,以及一些重要人物、事件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采访手记”在书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全书增添了一个亲切的个人视角,而且将叙事时空拓展到现在乃至未来,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抗战中那些人与事的价值与意义。正文中写到的日军遗孤美穗子的故事,描写聂荣臻司令员收养了美穗子,后送还给日军,以及1980年美穗子访华受到聂荣臻接待的经历,但在“采访手记”中,作者则写到了她对栗战书的采访及其文章《寸心的表白——缅怀叔父栗政通烈士》,以及栗政华对哥哥栗政通的怀念,这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未远离我们而去,而是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在采访的过程中,作者也随时写下了她的观察与思考:许多烈士没有名字,在县志上没有记载。就连栗家这样有着著名烈士的家庭,都没有一块像样的墓碑,更别提那些牺牲在千里万里之外的烈士了,他们的名字也会被人忘记。在2011年作者采访南泥湾马坊时,发现王震书写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没在荒草中一任风雨剥蚀和苔藓生长,已经黑乎乎辨认不出字迹了”,在文后,作者还特意写了一个“补记”:2014年9月,马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得到重修,新建了碑亭。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为国家奋斗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尊重。《寻找平山团》不仅是平山团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人民抗战的一座丰碑,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抗战历史的艰难曲折,可以看到平山子弟的英勇不屈,也能看到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步伐。

## 是“寻找”,也是歌吟

□白 烨

“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的光荣称号。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到,他把这支边区部队称之为“子弟兵”的缘由,是由于“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它担负着保卫祖国,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任务”。聂荣臻“子弟兵”的说法,后来便成为了人民军队常用的代名词。“子弟兵”的提出,不只是给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命名,它实际上还揭示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那就是民是兵之“源”,兵是民之“流”。正因为富有广泛的群众性,葆有深厚的人民性,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才能由少到多,不断壮大。

作者在《寻找平山团》的写作中,紧紧抓住“子弟兵”这个关键词,以平山人先是争先恐后地踊跃参加八路军,1700多名平山子弟就组建成一个独立团,后又有4000多平山青年接续补充进平山团来,为

八路军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兵员。这里有栗政民、栗政通、栗吉子叔侄两辈一同参军,有张知善、张童河父子两人同为战友,再加上4万多训练有素的民兵配合和策应战斗,戎冠秀等父老乡亲不避艰险地支援前线,平山人留下了乡亲乡友齐上阵,男女老少总动员的感人的壮烈历史场景。由此,作品不仅深入诠释了中国的抗战最终获得胜利的缘由所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以少胜多的根源所在。

由于深怀对历史的高度敬畏,对先烈的无限崇敬,作者在《寻找平山团》的写作中、在细致的历史寻索中常有新的发现,灵动的叙事文笔中饱含深情。因此,许多人和事迹,故事和细节,都动人殊切,感人至深。如栗在温义无反顾地带领整个家族投身革命斗争,白求恩冲上火线专心致志救治伤员,戎冠秀把一个个伤员当成自己的孩子悉心呵护……这些事迹,如许人物,都与平山团的战场杀敌构成了内在的呼应,又在平山团之外,展现了另外的战场。他们与平山团一起,整体上构成了平山英雄谱、平山革命史,并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史和革命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 崇高的力量

□杨红莉

初冬,一场大雪出其不意地漫卷下来,天突然冷了。坐在书桌前,读程雪莉的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不知为何,心里竟一次次激荡不已,眼里竟一次次湿润了泪水,不禁涌现出一个问题:《寻找平山团》里有一种怎样的力量打动了我?我久久思索着,得到了这样的答案:这部书里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叫做崇高。在这个寒冷的雪天,我被伟大和崇高震撼了。

平山团是抗战时期从平山走出来的革命队伍。“平山团”已经升华为一个历史的符号,代表着勇敢、悲壮与牺牲。跨越时间的铁栅,穿过历史的尘埃,程雪莉带领我们一路“寻找”这支英雄团队的影子,寻找第一个将共产主义火种带到平山来的“大共产党”栗再温,寻找平山团打响的抗战第一枪,寻找在晋西北鏖战的英雄业绩,寻找平山家园中牺牲的英雄,寻找南征北战中平山人的慷慨壮歌,更寻找着平山的精神与气节。

《寻找平山团》所寻找的是历史中曾经存在的英雄的身影,固然他们一个个已经逝去,但是,他们的情怀、故事与灵魂却并没有随风而逝,反而流传在寻找者的脚步中,在一个个讲述者的口中。更重要的是,在记录者的笔下一点点复苏、再现,并且如窗外那无声的落雪,一点点滋润着读者的内心,激荡起层层涟漪。雪莉在寻找过去,更在寻找从过去到今天始终未曾被遗忘的一种精神,一种豪迈,一种气节。

但是,为什么程雪莉的文字具有如此感人的力量?因为她对真实尊重。她尊重历史的真实,所以历时5年,采访100多人,行程几万里,追寻着平山团的

英雄们散落在平山大地上、太行深山里、大江南北的足迹。点点滴滴,她都细细打捞起来,一丝一毫都不马虎,直到把细节搞清,直到每一个细节能够准确接榫。如她所说,惟有细节的真实最动人。我们就是在她对历史的尊重、对真相的尊重、对细节的尊重中,看到了她笔下的王震、白求恩、聂荣臻,看到了平山的“大共产党员”栗再温的挺拔高大,也看到在他影响下的革命大家庭走出来的一个个不同寻常的战士,看到了如栗吉子、王小二那样早逝的英雄,看到一个个英雄们的后人、亲人、朋友依然在深深地纪念着他们。正是在这么一个一个细节的追寻中,生动的历史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让我们触手可得,也让我们唏嘘感怀。

不仅尊重历史的真实,程雪莉更是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她真实地将自己的种种感受呈现出来,这种真实同样是打动读者的重要来源。有些真相随着当事人的离去,已经无处可寻,面对这种情况,雪莉真实地写自己的困惑,写自己的遗憾;有些真相令她备受感动,她便用细腻的文字,将这感动点点记载;有些疑问在她心中升起,她也如实地将这些疑问提出来,留给自己也留给孩子继续思索或者追问。因为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便感受到了一颗赤诚的心,感受到了一种真挚的情感。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所谓“充实”,即是富有饱满的精神、充盈的血气;所谓“有光辉”即是有着光耀天地的浩然之气;而所谓“大”,即是伟大,即是崇高。程雪莉用真情架起了通往崇高的桥梁。她用一颗真诚的心,用一支传神的笔,把英雄所留下来的点滴故事捡拾起来,记载下来,呈现出来,捧到我们面前;在她笔端,这崇高、这“有光辉的充实”便如同汩汩流出的山泉水,从每一个读者身边漫过,从每一个人的眼前淌过。

## 细细打量粗壮树干上的刻痕

□王国平

恰如书名,《寻找平山团》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告诉读者平山团是怎么一回事,有哪些功绩与作为,这就意味着作者得用心梳理庞大历史的这个角落,对“平山团”进行具有时代意义的梳理、总结,为当下的生活提供历史资源;二是“寻找”,突出过程的绵延,寻找就是“在路上”,意味着不期,意味着可能性,作者要有能力掌控局面,紧紧牵引住读者,让他们甘愿追随自己的步伐,进行一次“探寻之旅”。程雪莉睁大一双发现的眼睛,既在茫茫史料中尽心地爬梳与寻觅,又在步履所至之处诚恳地感知与思虑,再通过内心情感的升华和理性的洗礼两道关卡,最终自如地调遣文字,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响亮的回答。

如果说历史是粗壮的树干,《寻找平山团》钟情的则是树干上的一道刻痕。1937年成立的平山团,抗日战争期间战功赫赫,是“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是“模范中的模

范”;解放战争时期保卫延安,三战三捷,鏖战大西北;新中国建设时期则进驻新疆,屯垦在祖国的边陲。这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可惜人们往往习惯了这样的“宏观视野”,而对历史的细部缺乏足够的观察与器重。

程雪莉怀着使命,试图去“走近”这个光荣的集体,她在书本上读平山团的历史脉络,更迈开脚步去丈量平山团历史的长度与宽度,读、行的结合,让“写”有了扎实的依傍。可以看出,程雪莉再度把视野收缩、聚焦,将这道历史刻痕置于自己的显微镜下,细细打量,慢慢品鉴,“撩开浮尘与纱帘,触摸历史那质感的肌理”,这是作者在书中评点别人对历史的态度,也是她自身的创作追求。她关注人,关注历史背景下人的情感、人的选择、人的命运。她似乎对那种“宏观”缺乏耐心与兴致,她看重的是“小”,她善于从历史记述中择取出一朵朵小浪花,定格它的运行轨迹;她倾情小人物,即便面

对大人物,也乐于捕捉人物的小动作、小心情、小感想。她把散落的“点”串起来,编织出一张关于平山团、关于革命历史、关于人性世界的结实的“网”。

也就是说,小并不意味着格局逼仄、价值走低。经过作者的选择与调制,这样小小往往既是情感的沸点,也是思想的触点。“……扭扭捏捏的左手哟,又摆架子!我告诉你,你跟右哥做伴,/吃了二十多年冤枉,/今天,右哥去了,你应该完全负起责任。”这是作者抄录的独臂将军左齐的诗句,乐观与豪情铺满字里行间。几行朴实的文字,立起了一大大的“人”。

“小”中往往蕴含着“大”,直抵历史的深部,并且向现实发出深切的诘问。在聂荣臻救助的美穗子位于日本宫崎县的家里,当得知这个院落的盆景修剪一次需要3000元人民币,而这在日本还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时,作者的思绪陡然回到了离西柏坡不远的

## 褒赞民族精神 探寻人性深度

□李一鸣

作为纪实性文学作品,最让人动心之处,就在于作者在文学叙述语境中,为读者呈现的真实群体的真实历史、真实人物的真实命运。是一个个传奇故事,更是一段段真实的历史。正是真实,构成了纪实作品的骨骼,铸就了纪实作品的灵魂;正是真实,赋予作品巨大的感染力,使其具有了其他文学作品难以抵达的境界与高度。再伟大的虚构,也抵不上活生生的生活本身!一个真切的历史片段与截面中,原本涵蕴着不朽的人间奇迹。

本书的可贵之处还体现于作者对艺术创造的全身心投入。作品坚持历史真实性与作品艺术性的深度融通,在文学的语境中,将一段风云激荡的战争史、惊心动魄的心灵史,展现得从容感人、扣人心弦、异彩纷呈。为了尊重历史史实,让作品更有真实的历史在场感与说服力,作者历时5年,行万余里,走访了100多名平山老战士,凭借深入细致的研

究和访谈,最大限度地获取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深处打捞出并凝聚成“平山团”这一概念,建构起以平山团为链条的文学体系。历史浩如烟海,历史容易成烟。如此近的历史,却几近湮灭。作者最终从历史中撷取、升华,创作出这样一部为文学界和社会各界所瞩目的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文学坚守不倦的精神品质。

本书的终极指向,是它所暗含的非凡而不朽的民族性深层意蕴。对本书的考量,显然已远不止停留在其文学性的成就;更为深刻与宏阔的,是文学性背后磅礴深远的精神指向。作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题材的独特,决定了其意义必然的繁复与深远。透过作品的文学光影与枝蔓,作品所传达出的,已不仅仅是褒赞平山团的荣誉,而是承载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不仅仅是对部分人在特殊场域下行为的礼赞,而是对整个人类心灵的涤荡,对人的精神最为刻骨的宗教般的沐浴。作者通过真人实地的采访,真切地反映了平山团高贵勇敢无畏高洁的精神品质,真情挖掘了崇高、悲壮、英雄、慷慨的美学原则,真诚表达了对民族精神的深度探寻。这是对民族精神的养育,对人性成长的沐浴。

当然作品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一是强化对战争背景的描绘,只有在深广的背景上,才能更加明晰战争的性质;二是不能停留在对一场战争的评估,而要对人类战争史深刻反思,对战争和平痛切诘问,对人类命运进行宏阔深邃的展示。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位阅读过作品的人,都会强烈体察战争硝烟、隆隆炮声以及黑洞洞枪口下人类命运悲情的时刻,深切体味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灵魂的价值,刻骨体会和平这一堪比任何财富更为宝贵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一年多来,文学领域最突出的成就一是中国梦主题创作,一是“新抗战文学”的勃兴。这一现象的出现,与2015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契机自然有很大关系。近期涌现出了一批堪称优秀的抗战题材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作品,青年女作家程雪莉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新抗战文学”文本细分化相当明显。有的专注于记述事件,有的专注于刻画人物,而在刻画人物的抗战文本中又有写群体和写个体之分。《寻找平山团》就是一部注重塑造人物群像的、温和“重写”抗战历史的纪实作品。它通过讲述从河北平山县走出来的,由成千上万名战士组成抗日“平山团”的故事,截取八路军及其抗战历史的一个切片或样本,来烛照全部抗战历史,题材独特而新颖。

同样是表现“寻找”的主题,《寻找平山团》与很多寻找个体的作品不同,它所寻找的都是一个群体、一支庞大而壮观的队伍、一种精神底色和品格质地。它们所要寻找的都是一种正在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东西——史实、人物、故事、情怀……这种带有考古发掘式的历史打捞无疑具有发现的意义,可以填补某些历史空白或盲区。

《寻找平山团》寻找的是一群人,力图还原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和命运遭际。在外敌人侵民族存亡之际,八路军在小小平山县一发布征兵告示,即有1700多名子弟报名参军。这群人从平山县距离西柏坡只有5000米的洪子店村出发,一路远行,一路创造丰功伟绩。

这种寻找也是对一种鲜活历史的寻找。寻找那样一群人、那样一个人民的政党、那样一支人民的军队,那样一种党和群众、党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关系。百姓为保护八路军、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豁出去,什么都能舍弃掉。一粒粮充军粮,一尺布做军服,一个儿子当八路,送上前线打鬼子——这其间,就有英雄母亲戎冠秀这样的典型。

作者历时5年寻找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爱国报国,为了祖国兴盛而不懈付出、努力奋斗抗争的英勇精神。这是追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和强大的精神。其中既包含平山人民大敌当前那种奋起抗击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也有平山团在延安加入359旅开发建设延安的“南泥湾精神”,还有南征北返、北上新疆、数十年屯垦戍边的兵团儿女精神,同时也糅合了燕赵大地千年历史所孕育出的慷慨悲歌的侠义之风和民族血性。

那么,寻找平山团,也可以说是寻找中国故事,寻找中国梦。作品描写的一群人共同的梦想与追求、光荣与辉煌,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从平山县走出来的12065名优秀儿女用鲜血和头颅、青春和生命书写的。他们的去向、他们走到多远、落脚何处,都是作者关心的问题。作者循着他们战斗的足迹、斗争的历程一路寻找,这种坚毅的寻找体现了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

《寻找平山团》更是在寻找一种“美丽的悲伤”,呈现一种文学之美。70多年的历史沧桑,令他们的名字逐渐淹没、淡去。作者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悲伤和惋惜,执著地去发掘他们,去表现他们,让读者感动,引读者共鸣。好的作品在文本美学意义上应该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好作品应该能够让人审美愉悦、眼睛湿润、思想震撼、心灵共鸣——即美之愉悦、思之震动、情之共鸣。这部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品质。

《寻找平山团》还特别注意对时代气息的营造。作者引用了当年的征兵布告、书信、电报以及大量的抗战诗歌、歌谣等,努力将读者引回那个历史现场,引到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碾盘沟村,同是孤儿的盖永海,喝着玉米粥,住着土坯房,穿着露着脚趾的破布鞋。两相对照,作者禁不住向现实喊话:“我们的前辈浴血奋战换得胜利,梦想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难道希望自己的后代穿露脚趾的鞋吗?这一刻,难道你还在为我们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膨胀骄矜之心吗?”这样的叩问源自“小”中藏着的强劲张力,是对现实有力的撞击。

《寻找平山团》是一次家族史书写,也是一次地域史书写。作者以“点”连缀成“网”,以“小”烘托“大”,将栗氏家族和河北平山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故事和盘托出,对平山团进行精神意义上的普及,让一个个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地阔步走来,接受当代人的敬意与礼赞。作者自言是一个记录者,这样的定位在文学领域似乎并不讨好。那种“无中生有”、有着烂漫想象的虚构往往被视为文学的“正道”,被看成是真正的文学创造。《寻找平山团》的创作多少证明,好的记录者也是创造者。他们可以把沉睡的历史唤醒、盘活,他们可以把“真”字擦得锃亮,他们同样可以向现实生活的人们提供精神的滋养,他们同样可以让文学长廊发出夺目的光。</p